

人文历史

在我们印象中，三国时期吴国是孙策打江山，孙权守江山。陈寿评赞：“割据江东，策之基兆也。”孙策临死时也对孙权说：“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……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”（《孙破虏讨逆传》）

吴主孙权：不甘徒守江东作偏安之主（上）

积极进取不甘坐守家业

孙策攻城略地的本领确实更像他的父亲孙坚，称为吴国的奠基人毫不为过，但要说孙权的本领只是保住江东，那就不公道了。孙权并非守成之主，也不是偏安一隅、自得其乐的无为之君。

我们先看孙策死时（200年）给孙权留下的基业有多大：“是时惟有会稽、吴郡、丹杨、豫章、庐陵，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，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，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，未有君臣之固。”（《吴主传》）

孙权继承基业时，吴国版图西边的荆州，当时还属于刘表，而南边还有广州、交州（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）未开发。从人心上讲，君臣之心未固，天下豪杰去留随意。吴国内部还有五溪蛮、山越等各族未完全臣服。

可是到了孙权称帝时，荆州和交州、广州都被纳入了吴国版图，比孙策时扩大了好几倍。

东吴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孙权在给陆逊的回信中说，“若徒守江东，脩崇宽政，兵自足用，复用多为？顾坐自守可陋耳。”表示不甘做守成之主，如果徒守江东，不求进取，当然可以宽徭薄赋，兵不求多，但他不想顾坐自守。

在行动上，孙权确实也是积极进取的：四讨山越（分布于孙吴诸郡山区的山贼武装集团），东征夷洲（今台湾省），西夺荆州，南并交广，北连辽东。但孙权没有采纳零陵太守殷举举国北伐的建议，因为这一建议和“子午谷奇谋”一样兵行险着，胜负未知而风险极大。

孙权除了在北方没有讨到便宜，五次进攻合肥（建安十三年，建安十八年，建安十九年，嘉禾二年，嘉禾三年）都无功而返，北连公孙渊致丧失万余兵卒外，其他方面都非常成功，尤其是夺得荆州和南征交广，扩大了吴国腹地纵深，使吴国成为三国中最后被灭的一国。

孙权晚年昏庸不假，但心思平定天下，政务并未懈怠，所谓“夙夜战战，念在弭难；夙夜兢兢，思平世难”。他轻信公孙渊，其实也反映了急于统一天下的焦虑。

嘉禾元年（232年）冬，辽东公孙渊遣使来称臣，孙权大悦，第二年春就封公孙渊为燕王，加九锡，还在诏书中说，“朕之得此，何喜如之……普天一统，于是定矣。”孙权自以为如汤遇伊尹，周获吕望，一统天下不远了，结果被公孙渊戏弄，致损兵折将。

据《江表传》载，“孙权怒曰：朕年六十……近为鼠子所前却（摆布、操纵），令人气涌如山。不自载鼠子头以掷于海，无颜复临万国。”一怒之下想御驾亲征，终被臣下谏止。

孙权北连公孙渊虽说急功近利，但也反映了他始终以“天下未定”为憾，企图早日普天一统，而不是偏安一隅，坐守父亲传下来的家业。



孙权画像 唐 阎立本绘《历代帝王图》



知人善任用人之道比刘备高明

凌统像

刘备善于知人识人，自不用多说，故而三分天下有其一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评赞：“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”不过以用人的能力做个排行，曹孙刘三人，刘备只能居于末位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就持此观点，“先主之知人而能任，不及仲谋远矣。”

在东吴，周瑜与程普不和，孙皎与甘宁不和，凌统与甘宁亦不和，后者还有杀父之仇，但是他们都能同“戴”一片天——孙权。

孙权与老臣张昭也一直不和，甚至恶化到堵门、烧门，“案

刀而怒”的地步。但孙权还是能咽下怒气，终成就一段君臣佳话。

右将军潘璋为人粗猛，奢华无度，服饰有僭越之嫌，又“数不奉法”，见吏兵有致富的，更是直接杀人夺财。但是孙权“惜其功而辄原不问”，所以能尽人之才，得人死力。

周泰拜平虏将军时，朱然、徐盛等将领都不服气，孙权在酒宴上令周泰当众脱衣，细数浑身伤疤，周泰身被十二创，都是宣城之战时的护主之功。酒宴第二天孙权又给周泰送去御盖，众将于是拜服。

反观刘备，李严与诸葛亮素来不和，虽然在刘备在位时没有生出是非，但后来蜀后主刘禅在位时李严被贬，也源自刘备生前没能很好解决这对矛盾的原因。

刘备留关羽镇守荆州，同时又留下麋芳为南郡（治所在今湖北荆州）太守，关羽和麋芳、士仁、潘濬都不和，这些人却共事于荆州险要之地，这不是给“失荆州”的大戏铺设导火线吗？

善解矛盾 让甘宁凌统化解仇恨

东吴重臣程普与周瑜一直不和，程普仗着从讨黄巾、伐董卓、战吕布时就一直追随孙坚，年长资历深，颇看不起年纪轻轻就备受重用的周瑜，多次欺辱周瑜。而周瑜颇识大体，总是屈己下人，并不计较。

程普和周瑜分任左右督时，一起共事，在乌林破曹操、南郡击曹仁，但这都是公家大计于。后来二人在赤壁之战中分出了主次——周瑜是有决定权的人，但因为孙权亲自领导，因而能同仇敌忾，戮力同心，没有坏大事。

赤壁之战后，程普领江夏太守，在沙羡（今武汉武昌），周瑜则领南郡太守，驻江陵（荆州），距离产生了美，程普渐渐敬服起周瑜来，还向人夸赞，“与周公瑾交，若饮醇醪，不觉自醉。”

孙坚之弟孙静之子、孙权堂弟孙皎，曾与甘宁喝酒时起争执，有人劝甘宁不要与宗室公子争斗，甘宁终不为所屈，说：“征虏（孙皎为征虏将军）虽公子，何可专行侮人邪！”孙权得知后，专门写了一封谴责信教孙皎做人。

在信中，孙权称甘宁“此人虽粗豪，有不如意时，然其较略大丈夫也”。并说，我喜爱的你就疏远，我喜爱的你就憎恨，这样能行吗？你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懂事了啊……孙皎收到信后赶紧上书请罪，还与甘宁结下了深厚

的友谊。

在孙权策划袭击关羽，夺取荆州时，令孙皎与吕蒙分别为左右督。但吕蒙不乐意了，对孙权说，如果你觉得孙皎行，就让孙皎上，如果我行我上，想想从前赤壁之战时，程普和周瑜分别任左右督，谁也管不了谁，差点就坏了大事。孙权当即悔悟，就对吕蒙说，请你来做大都督，孙皎给你打下手。事实证明，权力划分清楚后，吕蒙执导的“夺荆州”大戏演出非常成功，孙皎也确实很给力。

大将甘宁（字兴霸）本是与孙权有杀父之仇的黄祖部将，孙权征黄祖时，甘宁射杀了凌统之父凌操，救了黄祖，又与凌统结下了杀父之仇。

凌统与甘宁的关系，是东吴人都知道，如果处理不善就会损失一员大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周瑜深知这点，在攻取南郡时，甘宁在夷陵被曹仁围攻，周瑜留下凌统守城，自己与吕蒙前去救援甘宁。

吕蒙也能居间调停二人。据东吴官修《吴书》记载，凌统和甘宁曾同在吕蒙家喝酒，酒酣之后，凌统学鸿门宴项庄舞剑，舞刀而起，甘宁岂有不知，也跳了出来，“看我的双戟舞”真刀真枪也舞了起来。这要是打起来非死一个不可，吕蒙于是操刀持盾，跳到两人中间说，“甘宁你虽然厉害，不如我吕蒙的巧技。”巧妙地将二人分开。

孙权当初已下过命令，令凌统不得再追究甘宁的杀父之仇。这次“吕门舞刀”后，孙权就令甘宁领兵迁往半州（今江西九江境内有半洲城遗址）屯防，有意将二人分开。

甘宁刚归顺孙权时，就曾献计西征黄祖，当时张昭与甘宁意见不合，甘宁作为初降的新人，性情耿直，直接与老臣怼上了。孙权见二人争执，还是站出来向甘宁劝酒表示支持，“兴霸兄弟，喝一杯！今年的征讨，就像这杯酒一样，都交付给你了！干！”

孙权能接纳并重用甘宁，本已显胸怀宽广，同时他还能处理好麾下两位仇敌的关系，逍遥津一战，互为死敌的甘宁和凌统都能拼死护卫孙权，孙权的用人之道确实比刘备技高一筹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



周瑜塑像